



近世文史资料

● 关于溥仪个人和家庭一鳞半爪的叙述，反映了“满州国”的一个侧面。

秦
翰
才

滿 宮 殘 照 記

岳
麓
書
社

责任编辑：文正义

装帧设计：许康铭

封面题字：顾廷龙

满宫残照记

秦翰才 著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0,000 印张：6.625 印数：1—16,000

书号：11285·75 定价：1.00元

前 言

秦翰才先生是一位蜚声学林的历史学家，平生著述甚丰。其中尤以左宗棠的研究和古今人物年谱的蒐集、整理成绩斐然，前者撰述达数百万言，后者汇集至二千零九十余人。《满宫残照记》是他诸多零散著作中的一种。它通过对溥仪个人和家庭一鳞半爪的记叙，反映出“满洲国”这个现代史上的怪胎的一个侧面。

作者在抗战胜利后的民三十四年（1945）底和次年年初，两次客旅长春。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这里曾被当作“满洲国”的都城，改名为“新京”。而今一切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他觉得大好光阴闲里过，颇为可惜，便买了一本《宣统政记》来读。当年清政府在东三省练新军，造武器，筑铁路，开海港，着意经营。“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满洲国总理”郑孝胥都曾亲与其事，而今却沦为了出卖白山黑水的历史罪人。“抚今追昔，温故知新，实在不胜感慨之至。”同时，他五次游历满宫，又从友人处见到溥仪收藏的图书字画目录，溥仪弟妹的家书，还有宫中流出的文物珍玩。于是动了一个给溥仪一人一家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也就作为客中的消遣。作者数次游历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满宫在市廛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迹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如墟墓。又值冬日晷短，西边黯

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象。“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

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每每凭吊历史遗迹，辄兴人事兴废之感。但是作者在游历之余，不只是引发了“思古之幽情”，更触及了家国沦亡之痛。从民二十六年（1937）十月开始，作者为了躲避日寇的铁蹄，颠沛流离，从上海而杭州，而南京，而南昌，而长沙，而香港，而汉口，而重庆，最后又到了西北。飘流八年有半，才得重新回到上海故居。这本书就是重返上海之后，在故居写成的。八年抗战，民族存亡，个人生死，此时此地又怎能不盘旋于脑际，萦环于笔底呢？作者拿铁般的事实，用《春秋》的笔法，揭露、鞭挞专横跋扈的日酋，臭名昭著的汉奸，正是其民族情操和爱国精神的自然流露。因此，它同一般的伤今吊古之作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秦翰才先生是学者，而非政治家。他说：“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只预备记叙溥仪一人一家之事。所以关于满洲国政治问题，避去不谈。也因为这是范围太大了，不知从何谈起，而在我也没有兴趣。”作为学者，他为了写这本书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其中包括长春、天津、北平各处溥仪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了“满洲国”的人物和溥仪的懿亲和宗人，征取了当年“满洲国”的文物档案，并且参考了当时所能知及的记叙溥仪的著作。我们看书里对于溥仪个人的各个方面，诸如学问、嗜好、性情、生活、财产等等，他的家庭组成和往来关系，以及宫中各种情形的叙述，无一不周到，也无一不尊崇事实，证明作者的调查是充分的，手头掌握的材料是丰富的。不尚虚谈，言而可信，这

是作者一贯谨严的学风和文风。我们今天披读这本三十几年前的旧著，感到作者的见解仍属稳重，并无不妥之处，就是因为他陈叙历史，臧否人物全然建立在可靠的史实之上。象本书的主人公溥仪，一生做过三次皇帝（最后一次竟然投进了外敌的怀抱），而又具有在特定环境里养成的乖戾个性，作者对他并非滥下褒贬，也能实事求是。由此可以见其一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分看重事实，对于一些琐碎家事的资料舍不得割爱（这些资料虽说对表现某些人物的个性有所裨益，但于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毕竟无关紧要），使人产生一种赘疣的感觉。不过这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后人也无须去求全责备于前贤了。

我们这次重印《满宫残照记》，系据民三十六年（1947）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刊行的版本。除在图片方面有所调整外，文字未作更改。书中引用的一些文书资料，原版“格式一仍其旧”，诸如尊称抬头等等。这次为了排版方便，径直接排，未再保留旧有的格式。至于编辑工作中作过的某些技术处理，就不逐一言及了。

最后，对秦翰才先生的哲嗣曾志、曾期、小孟诸位同志提供版本，通力合作，对秦老先生的生前挚友、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为本书题签，谨致谢忱。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丝茅冲

目 录

前言

一	读罢《宣统政记》	(1)
二	满洲的老祖宗	(11)
三	道光皇帝的一支	(18)
四	一家人	(24)
五	过去的四十年	(33)
六	学问一斑	(42)
七	嗜好一斑	(47)
八	性情一斑	(52)
九	生活一斑	(63)
十	财产一斑	(68)
十一	平津的留恋	(73)
十二	手足间的温情和谐趣	(78)
十三	和关东军的关系	(91)
十四	和日本贵族的联姻	(98)
十五	宫中的建筑	(104)
十六	宫中的机构	(110)

十七	宫中的食衣住行·····	(119)
十八	宫中的娱乐·····	(123)
十九	宫中的图书·····	(126)
二十	宫中的字画·····	(141)
二十一	宫中的祭祀·····	(145)
二十二	宫中的典礼·····	(151)
二十三	两部巨籍·····	(166)
二十四	三位老臣·····	(174)
二十五	零缣断简中的秘密·····	(181)
二十六	墨馀小感·····	(201)

· 附图

长春满宫同德殿

溥仪在长春满宫西花园

溥仪之后婉容及其弟润麒

溥仪大婚之年在故宫正大光明殿

溥仪与庄士敦

溥仪与泰戈尔

溥仪之字画

溥仪之批词

金智元勋位诏

1. 读罢《宣统政记》

民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三日，我第一次到长春（满洲国的首都，叫做新京），二十二日匆匆回北平，大好光阴闲里过，所见到的只是到处挂着苏联国旗和红布标语之类，听到的只是一片“上高”之声（苏联盟友说“顶好”，国人随口效之），此外可说一无所得。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二十四日，我第二次到长春，因为仍闲着没事，买了一部《宣统政记》来读。其时清政府正积极经营东三省，练新兵，造武器，筑铁路，开海港。这位宣统帝，便是后来做满洲国傀儡的溥仪；而第一位的满洲国务总理郑孝胥，也曾在当初参加这种经营工作。抚今追昔，温故知新，实在不胜感慨之至。《政记》读完，听到满洲宫廷开放，先去逛了一次。又从朋友处见到溥仪收藏的图书字画目录，溥仪弟妹的家信，还有许多从宫中流出的文物珍玩。于是动了一个给溥仪的一人一家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也就作为一种客中的消遣。接着便认真蒐集资料。不料三月二十二日又匆匆离开长春。在锦洲住了两夜，二十四日到山海关，登

关认看关下的满洲国界（按民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成立，次年一月一日，日本便硬把原属河北省临榆县的第一区和第五区——城东区域——划归满洲国，列入奉天省的绥中县）。二十五日到北平，令人想起溥仪做宣统帝时的禁城。三月六日到天津，又令人想起这是溥仪做过寓公的旧地。二十四日回抵上海，溯从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月开始飘流到后方，离家实已八年有半。过了一个多月，终于把这书写成，而回首长春，又经过了一个沧桑之变。

现在先说这书所据的材料的来源。第一，是实地调查所得：

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二月五日 在满宫（一般人叫做宫内府）。

二月七日 在满宫。

二月二十二日 在满宫。

三月二日 在满宫。

三月五日 在满宫。

三月十四日 访般若寺明贤贵妃殡宫。

三月六日 过杏花村新宫基址。

以上除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四日外，都是和许大卢君新民同行。三月初旬，路过天津，又在旧日本租界认看溥仪所住过的地方和他所有的房产。

第二，是人物访问所得：

一位最后任的宫内府某处处长。

一位侍从武官。

三位宫内府中级属官，其中一位曾调在内廷司房做事。

两位曾和宫中有往来的商人。

此外还托人访问了两位溥仪的懿亲。在北平时，又托人访问了两位溥仪的宗人。他们的姓名或许不乐意在我这本书上公开发表，所以我就不说。

第三，是记录征取所得，

《书籍簿》四本

第一册“总目”，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五月十五日止。

第二、三、四册“细目”，另第二册一本。

《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二十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八月二十六日止。册页十三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一月二十七日止。挂轴一百十号，康德七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三日止。

《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新七号，康德六年（一九三九）二月二十八日止；旧五十五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一月二十六日止。册页新二十二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九月十四日止；旧十六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一月二十三日止。挂轴新九十七号，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三十日止；旧三十二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十月六日止。

《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一本

手卷三十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四日止。册页二十二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九月十四日止。挂轴九十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三月四日止。

《装订报本簿》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五月份至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份。

《主子银器簿记》一本

上字银器号四十一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十九日止。

《银器金器簿》一本

银器一百二十二号，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二月五日止。
金器三号。

《如意簿》一本

九十九号，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二月五日止。

《陈设簿》一本

三百六十九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五月二十四日止。

《衣料簿记主上》一本

五百七十六号，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十二月十五日至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四月二十九日。

《被褥枕簿》一本

被褥四十八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七月三十日止。枕十六号，康德十年（一九四三）八月二十八日止。

《围巾皮带手绢手套袜子裤叉簿》一本

围巾，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十二月八日止。皮带，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七月二十二日止。手绢，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二十一日止。手套，康德九年（一九四二）二月二十七日止。袜子，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九月十七日止。裤叉，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八月二十二日止。

《地毯靠垫簿》一本

地毯五十二号，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月十八日止。靠垫五十四号，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九月二十七日止。

另一本

地毯五十一号，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三月十七日止。靠垫五十四号，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六月五日止。

《手杖弓箭簿》一本

手杖二十四号，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二十一日止。弓箭五号，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八月十日止。

另一本

手杖二十三号，无弓矢。

《话匣及无线电簿》一本

话匣，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二十六日止。

《运动具玩物簿》一本

运动具三十二号，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十月十七日止。玩具九十号，康德七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六日止。

《像片玻璃版簿》二本

一呎二吋，康德八年（一九四一）三月止。八吋，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四月一日止。六吋，四吋，胶片，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十月止，接第二册，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二月二十七日止。

另第二册一本

胶片，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十二月止。

《杂物纪念章电灯簿》一本

杂物二百五十七号，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九月一日止。
纪念章二十号。电灯二十六号，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月九日止。

《药品簿》一本

康德八年（一九四一）四月十一日止。

《行邸原存物品清册》一本

二百八十三款。

《眼镜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三月八日止。

《记事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八日至三年（一九三六）五月九日。

又一本

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一月三日至十二年（一九四五）八月十日。

《传差草记》第十八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五日至二十七日。

《天气晴雨簿》一本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一月一日至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二月九日。

《上传赏罚簿》第三册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年（一九三六）八月一日。

《进奉簿》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七月五日至二年（一九三三）一月十六日。

又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五月十五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五月十七日。

《收信簿》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六月十三日至五年（一九三八）六月六日。

《收信检查簿》一本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九月十四日至十月十二日。

《签名簿》一本（掌礼处集）

康德二年（一九三五）至七年（一九四〇）。

《访日宣诏纪念日参贺签名册》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

《上用出入银钱流水帐》一本

大同元年（一九三二）五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三日。

《内廷汇款簿》一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七月十七日至康德十年（一九四三）三月。

《膳房日用簿》第七册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十二月一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三月三十一日。

又第十三册一本

康德三年（一九三六）六月至八月三十日。

又第十八册一本

康德四年（一九三七）七月十一日至十月十日。

《洋膳房日用簿》第二十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细流水帐》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七月十六日至六年（一九三九）九月十日。

《浮存内用收据粘存簿》第一册一本

康德元年（一九三四）七月十二日至二年（一九三五）三月。

《近侍处日记》一本

康德六年（一九三九）元旦至十四日。附壬午（康德九年——一九四二——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甲申（康德十一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三十日）祭祀记录。

《溥佳日记》一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

《溥佳妻日记》二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六年（一九三九）。

《毓崇日记》一本（内有裁去的）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

《毓嶠日记》一本

康德十二年（一九四五）。

《溥杰三格格润麒信》第四册、第十册二本

大同二年（一九三三）七月至十月。康德三年（一九三六）

十月至四年（一九三七）五月。

《溥修信》第一册一本

康德五年（一九三八）三月至十一年（一九四四）六月。

《内廷司房函电稿粘存簿》二本

康德七年（一九四〇）五月五日至八年（一九四一）七月十三日。八年（一九四一）七月十一日至九年（一九四二）十一月二十一日。

其他零星案卷和刊印书册，将在后文引证时，分别注明，这里不及逐一备载。这些记录，都就在长春摘抄（错误脱落的字句，都照旧不改，保存真相）。

其时我住满炭大楼四〇〇号，后移四〇七号。及动身到锦州，因飞机限制携带东西，只好留在四〇七号，此刻已存亡莫卜。这座满炭大楼，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所在，也曾是中国共产党东北政治局所在。

再说，这本书大部分是于北平和天津削稿。北平是在钱粮胡同九号，传说川岛芳子曾在那里住过。天津是在铁路招待所三号，这原是一家日本旅馆，叫做橘庄。雪泥鸿爪，也值得一记。

如上所说，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只预备记述溥仪一人一家之事。所以关于满洲国政治问题，避去不谈。也因为这是范围太大了，不知从何说起，而在我也没有兴趣。然而光是溥仪一人一家之事，因限于手头所有材料，也不过一鳞一爪罢了。

记述溥仪的书，就我所知，有英人庄士敦（Johnston）所作《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Forbidden City），美人德

菱郡主（满洲女子嫁与美国人）所作《亨利溥仪传》（良友译印本）。到满洲国后，先有胡嗣瑗的《执政起居恭纪》、沈瑞麟的《今上起居恭纪》、《皇上乾德恭纪》，更把这三篇，再加上张景惠所作广播词和林出贤次郎所作记事，合印一书，叫做《今上圣德记述纂要》；又有日本人中保与作所作《满洲国皇帝》。满洲国倒后，则有《裕仁与溥仪》一书。我于以上各书，除庄士敦所作没有寓目外，都曾看过。但这本书几全凭我所得材料写成。

满洲国是伪组织；大同和康德是伪年号；溥仪是伪执政、伪皇帝；郑孝胥之流也是汉奸，是叛逆。人们在文字上的表示，照例冠上“伪逆”等字样，或在他们名称上加上“ ”一个符号。但我写这本书，为求行文的便利，就没有来这一套。好在他们的奸伪叛逆早被认定，更没有再加形容的必要。

我五游满宫，都在下午三时左右。其地在市廛之外，积雪笼罩了一切，车马之迹几绝，鸡犬之声无闻，固已寂寥如墟墓。其时又值冬天晷短，西边黯淡的斜日，格外映出一片凄凉景色。这些都正是象征了满洲国的末日，所以这书也就叫做“满宫残照记”了。